

第三十二回

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

话说齐桓公背了管仲遗言，复用竖刁、雍巫、开方三人，鲍叔牙谏诤不从，发病而死，三人益无忌惮，欺桓公老耄无能，遂专权用事。顺三人者，不贵亦富，逆三人者，不死亦逐。这话且搁过一边。

且说是时有郑国名医，姓秦名缓，字越人，寓于齐之卢村，因号卢医。少时开邸舍，有长桑君来寓，秦缓知其异人，厚待之，不责其直。长桑君感之，授以神药，以上池水服之，眼目如镜，暗中能见鬼物，虽人在隔墙，亦能见之，以此视人病症，五脏六腑，无不洞烛，特以诊脉为名耳。古时有个扁鹊，与轩辕黄帝同时，精于医药。人见卢医手段高强，遂比之古人，亦号为扁鹊。先年扁鹊曾游虢国，适值虢太子暴蹶而死，扁鹊过其宫中，自言能医，内侍曰：“太子已死矣，安能复生？”扁鹊曰：“请试之。”内侍报知虢公，虢公流泪沾襟，延扁鹊入视。扁鹊教其弟子阳厉，用砭石针之，须臾，太子苏，更进以汤药，过二旬复故。世人共称扁鹊有回生起死之术。扁鹊周游天下，救人无数。

一日，游至临淄，谒见齐桓公，奏曰：“君有病在腠理，不治将深。”桓公曰：“寡人不曾有疾。”扁鹊出。后五日复见，奏曰：“君病在血脉，不可不治。”桓公不应。后五日又见，奏曰：“君之病已在肠胃矣，宜速治也！”桓公复不应。扁鹊退，桓公叹曰：“甚矣，医人之喜于见功也！无疾而谓之有疾。”过五日，扁鹊又求见，望见桓公之色，退而却走，桓公使人问其故。曰：“君之病在骨髓矣！夫腠理，汤熨之所及也。血脉，针砭之所及也。肠胃，酒醪之所及也。今在骨髓，虽司命其奈之何？臣是以不言而退也。”又过五日，桓公果病，使人召扁鹊，其馆人曰：“秦先生五日前已束装而去矣。”桓公懊悔无已。

桓公先有三位夫人，曰王姬、徐姬、蔡姬，皆无子。王姬、徐姬相继行卒，蔡姬退回蔡国。以下又有如夫人六位，俱因他得君宠爱，礼数与夫人无别，故谓之如夫人。六位各生一子，第一位长卫姬，生公子无亏；第二位少卫姬，生公子元；第三位郑姬，生公子昭；第四位葛嬴，生公子潘；第五位密姬，生公子商人；第六位宋华子，生公子雍。其余妾媵，有子者尚多，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数。那六位如夫人中，惟长卫姬事桓公最久，六位公子中，亦惟无亏年齿最长。桓公嬖臣雍巫、竖刁，俱与卫姬相善，巫刁因请于桓公，许立无亏为嗣。后又爱公子昭之贤，与管仲商议，在葵邱会上，嘱咐宋襄公，以昭为太子。卫公子开方，独与公子潘相善，亦为潘谋嗣立。公子商人性喜施予，颇得民心，因母密姬有宠，未免萌觊觎之心。内中只公子雍出身微贱，安分守己。其他五位公子，各树党羽，互相猜忌，如五只大虫，各藏牙爪，专等人来搏噬。桓公虽然是个英主，却不道剑老无芒，人老无刚，他做了多年的侯伯，志足意满，且是耽于酒色之人，不是个清心寡欲的，到今日衰耄之年，志气自然昏惰了。况又小人用事，蒙蔽耳目，但知乐境无忧境，不听忠言听谗言。那五位公子，各使其母求为太子，桓公也一味含糊答应，全没个处分的道理。正所谓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

忽然桓公疾病，卧于寝室。雍巫见扁鹊不辞而去，料也难治了，遂与竖刁商议出一条计策，悬牌宫门，假传桓公之语。牌上写道：

寡人有怔忡之疾，恶闻人声，不论群臣子姓，一概不许入宫，著寺貂紧守宫门，雍巫率领宫甲巡逻。一应国政，俱俟寡人病痊日奏闻。巫、刁二人假写悬牌，把住宫门，单留公子无亏，住长卫姬宫中，他公子问安，不容入宫相见。过三日，桓公未死，巫、刁将他左右侍卫之人，不问男女，尽行逐出，把宫门塞断。又于寝室周围，筑起高墙三丈，内外隔绝，风缝不通。止存墙下一穴，如狗窦一般，早晚使小内侍钻入，打探生死消息。一面整顿宫甲，以防群公子之变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桓公伏于床上，起身不得，呼唤左右，不听得一人答应，光著两眼，呆呆而看，只见扑蹋一声，似有人自上而坠，须臾推窗入来，桓公睁目视之，乃贱妾晏娥儿也。桓公曰：“我腹中觉饿，正思粥饮，为我取之！”娥儿对曰：“无处觅粥饮。”桓公曰：“得热水亦可救渴。”娥儿对曰：“热水亦不可得。”桓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娥儿对曰：“易牙与竖刁作乱，守禁宫门，筑起三丈高墙，隔绝内外，不许人通，饮食从何处而来？”桓公曰：“汝如何得至于此？”娥儿对曰：“妾曾受主公一幸之恩，是以不顾性命，逾墙而至，欲以视君之瞑也。”桓

公曰：“太子昭安在？”蛾儿对曰：“被二人阻挡在外，不得入宫。”桓公叹曰：“仲父不亦圣乎？圣人所见，岂不远哉？寡人不明，宜有今日。”乃奋气大呼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小白乃如此终乎？”连叫数声，吐血数口，谓蛾儿曰：“我有宠妾六人，子十余人，无一人在目前者，单只你一人送终，深愧平日未曾厚汝。”蛾儿对曰：“主公请自保重，万一不幸，妾情愿以死送君！”桓公叹曰：“我死若无知则已；若有知，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？”乃以衣袂自掩其面，连叹数声而绝。计桓公即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之夏五月，薨于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，在位共四十有三年，寿七十三岁。潜渊先生有诗单赞桓公好处：

姬辙东迁纲纪亡，首倡列国共尊王。

南征僭楚包茅贡，北启顽戎朔漠疆。

立卫存邢仁德著，定储明禁义声扬。

正而不谄《春秋》许，五伯之中业最强。

髯仙又有一绝，叹桓公一生英雄，到头没些结果。诗云：

四十余年号方伯，南摧西抑雄无敌。

一朝疾卧牙刁狂，仲父原来死不得。

晏蛾儿见桓公命绝，痛哭一场，欲待叫唤外人，奈墙高声不得达，欲待逾墙而出，奈墙内没有衬脚之物，左思右想，叹口气曰：“吾曾有言：‘以死送君’。若殡殓之事，非妇人所知也！”乃解衣以覆桓公之尸，复肩负窗榻二扇以盖之，权当掩覆之意。向床下叩头曰：“君魂且勿远去，待妾相随！”遂以头触柱，脑裂而死。贤哉，此妇也！

是夜，小内侍钻墙穴而入，见寝室堂柱之下，血泊中挺著一个尸首，惊慌而出，报与巫、刁二人曰：“主公已触柱自尽矣！”巫、刁二人不信，使内侍辈掘开墙垣，二人亲自来查看，见是个妇人尸首，大惊。内侍中有认得者，指曰：“此晏蛾儿也。”再看牙床之上，两扇窗榻，掩盖著个不言不动、无知无觉的齐桓公。呜呼哀哉，正不知几时气绝的。

竖刁便商议发丧之事。雍巫曰：“且慢，且慢，必须先定了长公子的君位，然后发丧，庶免争竞。”竖刁以为然。当下二人同到长卫姬宫中，密奏曰：“先公已薨逝矣！以长幼为序，合当夫人之子。但先公存日，曾将公子昭嘱托宋公，立为太子，群臣多有知者；倘闻先公之变，必然辅助太子。依臣等之计，莫若乘今夜仓卒之际，即率本宫甲士，逐杀太子，而奉长公子即位，则大事定矣！”长卫姬曰：“我妇人也，惟卿等好为之！”于是雍巫、竖刁各率宫甲数百，杀入东宫，来擒世子。

且说世子昭不得入宫问疾，闷闷不悦。是夕方挑灯独坐，恍惚之间，似梦非梦，见一妇人前来谓曰：“太子还不速走，祸立至矣！妾乃晏蛾儿也，奉先公之命，特来相报。”昭方欲叩之，妇人把昭一推，如坠万丈深渊，忽然惊醒，不见了妇人。此兆甚奇，不可不信，忙呼侍者取行灯相随，开了便门，步至上卿高虎之家，急扣其门。高虎迎入，问其来意，公子昭诉称如此。高虎曰：“主公抱病半月，被奸臣隔绝内外，声息不通。世子此梦，凶多吉少，梦中口称先公，主公必已薨逝了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世子且宜暂出境外，以防不测。”昭曰：“何处可以安身？”高虎曰：“主公曾将世子嘱咐宋公，今宜适宋，宋公必能相助。虎乃守国之臣，不敢同世子出奔。吾有门下士崔夭，见管东门锁钥，吾使人吩咐开门，世子可乘夜出城也。”言之未已，阍人传报：“宫甲围了东宫。”吓得世子昭面如土色。高虎使昭变服，与从人一般，差心腹人相随，至于东门，传谕崔夭，令开锁放出世子。崔夭曰：“主公存亡未知，吾私放太子，罪亦不免。太子无人侍从，如不弃崔夭，愿一同奔宋。”世子昭大喜曰：“汝若同行，吾之愿也！”当下开了城门，崔夭见有随身车仗，让世子登车，自己执辔，望宋国急急而去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巫、刁二人，率领宫甲，围了东宫，遍处搜寻，不见世子昭的踪影。看看鼓打四更，雍巫曰：“吾等擅围东宫，不过出其不意，若还迟至天明，被他公子知觉，先据朝堂，大事去矣，不如且归宫，拥立长公子，看群情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竖刁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二人收甲，未及还宫，但见朝门大开，百官纷纷而集，不过是高氏、国氏、管氏、鲍氏、陈氏、隰氏、南郭氏、北郭氏、闾邱氏这一班子孙臣庶，其名也不可尽述。这些众官员闻说巫、刁二人，率领许多甲士出宫，料必宫中有变，都到朝房打听消息，宫内已漏出齐侯凶信了。又闻东宫被围，不消说得，是奸臣乘机作乱。“那世子是先公所立，若世子有失，吾等何面目为齐臣？”三三两两，正商议去救护世子。恰好巫、刁二人兵转，众官员一拥而前，七嘴八张的，都问道：“世子何在？”雍巫拱手答曰：“世子无亏，今在宫中。”众人曰：“无亏未曾受命册立，非吾主也，还我世子昭来！”竖刁仗剑大言曰：“昭已逐去了！今奉先公临终遗命，立长子无亏为君，有不从者，剑下诛之。”众人愤愤不平，乱嚷乱骂：“都是你这班奸佞，欺死蔑生，擅权废置。你若立了无亏，吾等誓不为臣！”大夫管平挺身而出曰：“今日先打死这两个奸臣，除却祸根，再作商议。”手挺牙笏，望竖刁顶门便打，竖刁用剑架住。众官员却待上前相助，只见雍巫大喝曰：“甲士们，今番还不动手，平日养你们何干？”数百名甲士，各挺器械，

一齐发作，将众官员乱砍。众人手无兵器，况且寡不敌众，弱不敌强，如何支架得来？正是：“白玉阶前为战地，金銮殿上见阎王。”百官死于乱军之手者，十分之三，其余带伤者甚多，俱乱窜出朝门去了。

再说巫、刁二人，杀散了众百官，天已大明，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亏，至朝堂即位。内侍们鸣钟击鼓，甲士环列两边，阶下拜舞称贺者，刚刚只有雍巫、竖刁二人，无亏又惭又怒。雍巫奏曰：“大丧未发，群臣尚未知送旧，安知迎新乎？此事必须召国、高二老入朝，方可号召百官，压服人众。”无亏准奏，即遣内侍分头宣召右卿国懿仲，左卿高虎。这两位是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，世为上卿，群僚钦服，所以召之。国懿仲与高虎闻内侍将命，知齐侯已死，且不具朝服，即时披麻带孝，入朝奔丧。巫、刁二人，急忙迎住于门外，谓曰：“今日新君御殿，老大夫权且从吉。”国、高二老齐声答曰：“未殡旧君，先拜新君，非礼也。谁非先公之子，老夫何择，惟能主丧者，则从之。”巫、刁语塞。国高乃就门外，望空再拜，大哭而出。无亏曰：“大丧未殡，群臣又不服，如之奈何？”竖刁曰：“今日之事，譬如搏虎，有力者胜。主上但据住正殿，臣等列兵两庑，俟公子有入朝者，即以兵劫之。”无亏从其言。长卫姬尽出本宫之甲，凡内侍悉令军装，宫女长大有力者，亦凑甲士之数，巫、刁各统一半，分布两庑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卫公子开方，闻巫、刁拥立无亏，谓葛嬴之子潘曰：“太子昭不知何往，若无亏可立，公子独不可立乎？”乃悉起家丁死士，列营于右殿。密姬之子商人，与少卫姬之子元共议：“同是先公骨肉，江山莫不有分。公子潘已据右殿，吾等同据左殿。世子昭若到，大家让位，若其不来，把齐国四分均分。”元以为然。亦各起家甲，及平素所养门下之士，成队而来。公子元列营于左殿，公子商人列营于朝门，相约为犄角之势。巫、刁畏三公子之众，牢把正殿，不敢出攻。三公子又畏巫、刁之强，各守军营，谨防冲突。正是：“朝中成敌国，路上绝行人。”有诗为证：

凤阁龙楼虎豹嘶，纷纷戈甲满丹墀。

分明四虎争残肉，那个降心肯伏低。

其时只有公子雍怕事，出奔秦国去讫，秦穆公用为大夫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众官知世子出奔，无所朝宗，皆闭门不出，惟有老臣国懿仲、高虎心如刀刺，只想解结，未得其策。如此相持，不觉两月有余，高虎曰：“诸公子但知夺位，不思治丧，吾今日当以死争。”国懿仲曰：“子先入言，我则继之，同舍一命，以报累朝爵禄之恩可也。”高虎曰：“只我两人开口，济得甚

事？凡食齐禄者，莫非臣子，吾等沿门唤集，同到朝堂，且奉公子无亏主丧何如？”懿仲曰：“‘立子以长’，立无亏不为无名。”于是分头四下，招呼群臣，同去哭临。

众官员见两位老大夫做主，放著胆各具丧服，相率入朝。寺貂拦住问曰：“老大夫此来何意？”高虎曰：“彼此相持，无有了期，吾等专请公子主丧而来，无他意也。”貂乃揖虎而进。虎将手一招，国懿仲同群臣俱入，直至朝堂，告无亏曰：“臣等闻：‘父母之恩，犹天地也。’故为人子者，生则致敬，死则殓葬，未闻父死不殓，而争富贵者。且君者臣之表，君既不孝，臣何忠焉？今先君已死六十七日矣，尚未入棺，公子虽御正殿，于心安乎？”言罢，群臣皆伏地痛哭，无亏亦泣下曰：“孤之不孝，罪通于天。孤非不欲成丧礼，其如元等之见逼何？”国懿仲曰：“太子已外奔，惟公子最长。公子若能主丧事，收殓先君，大位自属，公子元等，虽分据殿门，老臣当以义责之，谁敢与公子争者！”无亏收泪下拜曰：“此孤之愿也。”高虎吩咐雍巫仍守殿庑，群公子但衰麻入临者，便放入宫，如带挟兵仗者，即时拿住正罪。寺貂先至寝宫，安排殓殓。

却说桓公尸在床上，日久无人照顾，虽则冬天，血肉狼藉，尸气所蒸，生虫如蚁，直散出于墙外。起初众人尚不知虫从何来，及入寝室，发开窗榻，见虫攒尸骨，无不凄惨。无亏放声大哭，群臣皆哭，即日取梓棺盛殓，皮肉皆腐，仅以袍带裹之，草草而已。惟晏蛾儿面色如生，形体不变，高虎等知为忠烈之妇，叹息不已，亦命取棺殓之。高虎等率群臣奉无亏居主丧之位，众人各依次哭临。是夜，同宿于柩侧。却说公子元、公子潘、公子商人，列营在外，见高、国老臣率群臣丧服入内，不知何事。后闻桓公已殓，群臣俱奉无亏主丧，戴以为君，各相传语，言：“高、国为主，吾等不能与争矣！”乃各散去兵众，俱衰麻入宫奔丧，兄弟相见，各各大哭。当时若无高、国说下无亏，此事不知如何结局也。胡曾先生有诗叹曰：

违背忠臣宠佞臣，致令骨肉肆纷争。

若非高国行和局，白骨堆床葬不成。

却说齐世子昭逃奔宋国，见了宋襄公，哭拜于地，诉以雍巫、竖刁作乱之事。其时宋襄公乃集群臣问曰：“昔齐桓公曾以公子昭嘱托寡人，立为太子，屈指十年矣。寡人中心藏之，不敢忘也。今巫、刁内乱，太子见逐，寡人欲约会诸侯，共讨齐罪，纳昭于齐，定其君位而返。此举若遂，名动诸侯，便可倡率会盟，以绍桓公之伯业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忽有一大臣出班奏曰：“宋

国有三不如齐，焉能伯诸侯乎？”襄公视之，其人乃桓公之长子，襄公之庶兄，因先年让国不立，襄公以为上卿，公子目夷字子鱼也。襄公曰：“子鱼言‘三不如齐’，其故安在？”目夷曰：“齐有泰山、渤海之险，琅琊、即墨之饶，我国小土薄，兵少粮稀，一不如也。齐有高、国世卿，以干其国，有管仲、宁戚、隰朋、鲍叔牙以谋其事，我文武不具，贤才不登，二不如也。桓公北伐山戎，俞儿开道，猎于郊外，委蛇现形。我今年春正月，五星陨地，俱化为石，二月又有大风之异，六鹄退飞，此乃上而降下，求进反退之象，三不如也。有此三不如齐，自保且不暇，何暇顾他人乎？”襄公曰：“寡人以仁义为主，不救遗孤，非仁也。受人囑而弃之，非义也。”遂以纳太子昭传檄诸侯，约以来年春正月，共集齐郊。

檄至卫国，卫大夫宁速进曰：“立子以嫡，无嫡立长，礼之常也。无亏年长，且有戍卫之劳，于我有恩，愿君勿与。”卫文公曰：“昭已立为世子，天下莫不知之。夫戍卫，私恩也，立世子，公义也。以私废公，寡人不为也。”檄至鲁国，鲁僖公曰：“齐侯托昭于宋，不托寡人，寡人惟知长幼之序矣。若宋伐无亏，寡人当救之。”

周襄王十年，齐公子无亏元年三月，宋襄公亲合卫、曹、邾三国之师，奉世子昭伐齐，屯兵于郊。时雍巫已进位中大夫，为司马，掌兵权矣。无亏使统兵出城御敌，寺貂居中调度。高、国二卿分守城池。高虎谓国懿仲曰：“吾之立无亏，为先君之未殯，非奉之也。今世子已至，又得宋助，论理则彼顺，较势则彼强，且巫、刁戕杀百官，专权乱政，必为齐患，不若乘此除之，迎世子奉以为君，则诸公子绝觊觎之望，而齐有泰山之安矣。”懿仲曰：“易牙统兵驻郊，吾召竖刁，托以议事，因而杀之，率百官奉迎世子，以代无亏之位，吾谅易牙无能为也。”高虎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乃伏壮士于城楼，托言机密重事，使人请竖刁相会。正是：“做就机关擒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”不知竖刁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